

子史精華

第三函
五十二冊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

言語部六

常談下

推心置腹

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赤心置腹人安得不投死乎

反水不收後悔

無及

後漢書光武帝紀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爲祖孫子爲將猶恐無能有

益

樂此不爲疲

後漢書光武帝紀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禹湯之明而失

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也

耶官上應列宿

後漢書明帝紀館陶公主

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

含飴弄孫

後漢

書明德馬皇后傳吾但當

不能復關政矣

猶去虎口歸慈母

後漢書劉盆子傳
明且大陳兵馬臨

浴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

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

曰得毋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

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

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

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

也

可與樂成難與圖始

見上

鐵中錚錚傭中佼佼

見上

一九泥封

函谷關

後漢書隗囂傳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
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

大王東

此萬世一時也

萬世一時

見上

破平上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

奮翼電池可謂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又望

後漢書岑彭傳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
擊蜀虜

差疆人意

後漢書吳漢傳漢性疆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
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

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
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

都事竟成

後漢書耿弇傳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
策常以爲落落難合

明見萬里

後漢書竇融傳璽書既至河西
咸驚以爲天子

長無孤雛腐鼠

後漢書竇憲傳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
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

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
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
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叠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
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

人哉國家棄憲

如——耳修飾邊幅

後漢書馬援傳賓客皆樂聞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

國士與圖成敗反——

如備

久稽天下士見

妄自尊大後漢

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久稽天下士見

妄自尊大後漢

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井底蛙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後漢書馬

耳而——

不如專意東方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後漢書馬

北地遇赦因甯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

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

因處田牧至有

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

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終

錢虜

見上開心見誠

後漢書馬援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

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

無所隱伏關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

無後漢書馬援傳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

比妻腰

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

其無成而但

嬰鏢

後漢書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

咋舌叉手從族平

嬰鏢

五溪蠻夷深人軍沒援因復請行昨年

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合試

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

郎將馬武耿种劉匡孫永等將十二

據鞍顧盼

見

畫虎不成反

郡募士及苑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類狗

類狗

後漢書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

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

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

復言者施矜結縉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

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

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

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

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

薄子所謂——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

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按後漢書孔僖傳又有畫龍不成反爲狗之語僖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廢書歎曰若是刻鵠不成尙類鶩見輕薄上切齒見

寒心

上見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後漢書卓茂傳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

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吾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

今吾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

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

是人納其訓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後漢書宋弘傳時帝姊湖

吏懷其恩

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

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

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

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事不諧矣

見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後漢書韋彪傳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解而吏

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

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

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遺於君是以

後漢書馮衍傳飢

注孝經緯之文也

毛食

者曰注臣賢按

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

二天

後漢書蘇章傳順帝時遷冀州刺

猶然者或古亦通用

二天

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

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

一天我獨有一一章曰今父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

冀州刺史案事者公

法也遂舉正其罪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

後漢書梁竦傳大丈

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

然作舍道傍三年不成

後漢書曹

褒傳諺言

會禮

聚訟

見

入室操矛

後漢書鄭康成

之家名為聚訟互相疑異筆不得下

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一吾一一吾

以伐

人生一世

後漢書張霸傳

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

但當畏賢者固不

我乎

可測

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中興廬江毛義少節

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

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

呂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

恨相知晚

後漢書第

往曰之喜廼為親屈也

五倫傳倫

始呂營長詣郡尹鮮于裒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

爲善最樂

後漢

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

書東平憲王傳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

不入虎

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按蒼腰帶十圍故云

穴不得虎子

後漢書班超傳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

還固目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禮意薄乎此

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

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未萌况已著邪乃

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

超乃關信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

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

王廣禮敬卽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

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

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狐疑

見後漢書楊彪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

狐疑

傳子修爲曹

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之愛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後漢書虞詡傳諺曰——

槩根錯節

後漢書虞詡傳後朝歌賊甯季等數

——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

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

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不遇——

何以別利器乎

容容多後福

後漢書左雄傳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

愚至相戒曰白璧不

梁上君子

後漢書陳寔傳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

可為——

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

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者是矣盜大驚自

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疑

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白是一縣無復竊盜

不過五女門

後漢書陳蕃傳鄙諺曰

呂女貧家也

甌已破矣視之何益

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丘時

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

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

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物色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

令以相助爲理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

訪之

雞肋後漢書楊修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

耶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

唯曰

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人中呂布馬中赤

兔魏志呂布傳注曹瞞傳時人語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注襄陽記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

務

孔明龐

士元也畏蜀如虎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亮圍祁山賈詡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言部部常談下

宣王死諸葛走生仲達

晉書宣帝紀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

病之
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
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
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尙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
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
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
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曰
————帝聞而笑曰尸居餘氣

晉書宣帝紀司馬公

形神已離不足

慮
矣
驚馬戀短豆

晉書宣帝紀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

帝爲中獲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
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
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
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必不能用也
咄嗟

便辦

晉書石崇傳崇爲客作豆粥

絕倒

晉書衛玠傳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

故時人爲之語曰

上方不足下比有餘

晉書張華傳鷗其巢於蛟睫大鵬彌乎天

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閨將以

杯中蛇影

晉書樂廣傳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

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

漆畫作蛇廣意

卽角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

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

禮豈爲我

晉書阮籍傳籍

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

見與別或譏之籍

未能銘俗

聊復爾爾

晉書阮咸傳七月七日北阮競曬衣服皆錦綺

祭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

將無同

晉書阮瞻傳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

或怪之答曰

名教老莊明自然其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嘗與向

盲同異瞻曰

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

會以此憾之

貂不足狗尾續

晉書趙王倫傳張林等諸黨皆

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

一紙書

晉書劉弘傳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

部從

木屑竹頭

晉書陶侃傳時造船及一悉令舉掌之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

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竟達空函

晉書殷浩傳後溫將

以浩爲尚書合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

乘興而來興盡而反

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

晉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望皓然獨酌

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

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

皮裏春秋

晉書褚裒傳

本一何必見安道

裒少有簡貴

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於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並驅

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晉書石勒載記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

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

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

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耶脫遇

光武當於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

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

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妍

皮不裹癡骨

晉書慕容超載記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

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吮墮與大鄙嗜痴宋書劉穆之傳

之謂紹曰諺云妄語耳嗜痴豈所致上食瘡

言語部常談下

一以爲味似鰾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瘡痂落床上因
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齧取以
節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
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逋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按邕穆宋書謝靈運傳今影迹無端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蚤知窮達有

命恨不十年讀書

宋書沈攸之傳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更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

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宋書沈慶之傳太祖將北討慶之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

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

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

笑

客食

齊書五行志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爲客食世祖以客非家人名改呼爲別食

三十六策

走是上計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後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